

开栏的话

郾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为深入挖掘郾城独特的文化亮点，坚定文化自信，助力城市“创文”，打造书香郾城，提升全民文明素质，贯彻落实郾城区委1351工作布局，在开启新时代漯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做出新的贡献，近日，郾城区委宣传部、郾城区文联携手漯河日报社，共同在《漯河日报·水韵沙澧》版面开设《“话”说郾城》文化专栏。在活动征集阶段，共收到稿件60余篇，今日起择优刊发，敬请关注。

征稿邮箱：siying3366@163.com

■刘西森 刘碧莹

风景者，风光景物之谓也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有“俨骖騑于上路，访风景于崇阿”之咏。何谓风光？“日出而风，草木有光色也。”古人有“日华川上动，风光草际浮”之诗。唐朝大诗人元稹的“诗篇调态人皆有，细腻风光我独知”的名句，含韵致风采之意。历代文人墨客以咏景抒情为一大好事，熔大好河山与人生哲理于一炉，发为笔墨，留下许多千古名篇，成为中华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代，各州府县都着力打造当地景观，以彰显地方自然与人文之特色。如清乾隆《舞阳县志》就收有南山叠翠、舞水清流、千谷雪霁、澧岸烟树、沙河夜泊、藕池渔餐、北郭泉涌、龙池流月、石堂仙迹、龙吟浅谖、黄沙云起、莲花香远十二处景观，各赋诗一首并作画一幅，让人如临其境。《临颍县志书》也记其八景为：颍水清流、研岗胜概、马台书声、邓河水利、柏家磨云、莲池孕月、魏帝穹祠和钟籀古碑。郾城为中原大邑，历史悠久，文化深厚，咏景之作发端于唐宋，兴盛于明清，曾先后形成两个“八景”版本。

一、“潏阳八景”的形成

郾城地方景物名胜记载，兴起于唐宋，成就于明清。唐代诗人胡曾有《召陵》诗存世：“小白匡周入楚郢，楚王雄霸亦咆哮。不思管仲为谋主，争敢言微缴酒茅。”凭吊追忆召陵会盟之义举。宋代诗人苏辙同父兄离川赴汴求功名途中路经郾城，写下《题郾城彼岸寺诗二首》，咏文殊院古柏和武宗元文殊菩萨画像。这些是目前已查到的当地最早咏景诗文。后又有关文人吴处后，在他的学术笔记《西箱杂记》中记郾城城南沿河一带以“潏亭”为中心的景观为“川原明秀，甚类江乡景物”。金朝正大年间，大文豪元好问多次来到郾城，写诗多首，其中《潏亭》有“春物已清美，客怀自幽独。危亭一裴回，偷然若新沐。宿云淡川野，元气浮草木。生平远游赋，吟讽心自足。乾坤入望眼，容我谢羁束。一笑白鸥前，春波动新绿”等诗句，描写以潏亭为主的景观风物。此后又有文人写“郾城怀古”、“郾城喜晴”、“过潏阳”、“玛瑙河”、“郾城道中偶成”等诗颂当地风光。

明永乐十年(1412年)，王季立（字王贞）由山东东阿知县迁任郾城知县。他是南直隶徽州府婺源人，唐敬散常侍仲舒之后，宋双溪先生八世孙，以监生入吏目，“文学政事兼优”。宦门文士的家世与徽州文化的培育成就了他的文笔才华。在郾城期间，他深入体察民风，了解当地历史文化，凝于笔端，写下了一批吟咏当地风物、景观、名胜、古迹的诗篇。

明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《郾城县志》卷之十一为《题咏》，别文集独立为卷。前序曰：“夫题咏者，文人高士过郾之疆域咏郾之风物也。如韩如柳如杜工部如刘随州，皆上薄骚雅，俯视曹刘，固高矣美矣，宜载入以式后人者。”这成为地方典籍记载郾城风景之始。该卷中收入王季立所写十首诗，记郾城十处景观。其内容分别是“东麓暮鼓”、“西寺晓钟”、“神井蟠龙”、“僧幢石碣”、“崇台化石”、“潭水流鹅”、“潏水渔灯”、“螺湾贾棹”、“莲

浦熏风”和“竹园春雨”。并以此为题各赋诗一首，记各景观之详情。这一组诗都是四字题，均为五言诗。句数长短不一，最多为二十句，短者十二句，有乐府风格。从内容看，都是描写郾城古迹景观风情人文的诗篇，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当地著名历史文化胜景。从风景名胜的学术概念来看，已经具备集中表现当地风景的规模和特征，但书中并未标明“郾城十景”之称谓。

此后，经过八十余年的岁月洗礼和历史沉淀，当地文人民众对王季立写郾城十处景观有了认知，达成了共识，这些景观被认为是集当地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于一体之最为代表者。到明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知县李振声修《郾城县志》，在《卷之八·艺文》前小序曰“播墨韵于题吟，灿笔华于著述”“不没管华故志”。所以，李振声首题“潏阳八景”称谓。为何称郾城为“潏阳”，原因有二。一是该地历史上有关“潏阳”这一地名。查谭其骧先生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第一册·诸侯称雄形势图（公元前350年）·第33~34页·韩魏日》，标有“潏阳”地名，在古潏水北面，距今郾城县城大约十多公里的地方，应该是当时的一个封地。因为这个地方的地望关系取古潏阳地名代替郾城。二是以水得名，为“潏水之阳”意。潏水，如前所述，本在县北，但由于年代久远，河道变迁，又形成大潏水与小潏水之别，而大潏水则指潏水，俗称沙河。阳者，方位也，山之南，水之北为阳，山之北，水之南为阴。“潏阳”即指郾城。这个地域概念至少在明早期已经形成。明洪武年间所修县志就名为《潏阳志》。“八景”其意在“八”，虽是数字，意指八方，即四方（东、南、西、北）四隅（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）之总称。“八景”为全县景观之荟萃，引申为到处是景观，“潏江如带，平野若绣”之赞誉。“八景”内容延续王季立十景，去掉其中的“崇台化石”和“竹园春雨”两处，改“莲浦熏风”诗题为“池荷映日”。潏阳八景分别是东麓暮鼓、西寺晓钟、神井蟠龙、僧幢古碣、潏水渔灯、螺湾贾棹、潭水流鹅和池荷映日。李振声在王季立八景诗后均另作诗一首，附为“次韵”。这是郾城历史典籍中确定并记载的第一个“八景”版本。其中以“螺湾贾棹”和“潏江渔灯”最具文华特色。

“潏阳八景”的具体方位由于历史变迁，城市巨变，很难一一对应当今具体地方，仅就历史记载分类如下：

东麓暮鼓：麓学，即县儒学，在县城内，从东门（涉澧门）进城沿东街西行路北第一宅院。现仍存。

西寺晓钟：西寺，即彼岸寺，在县城内，从西门（通襄门）入城沿西大街东行，路北，过城隍庙，第二宅院即是。

神井蟠龙：在县城东，从东门（涉澧门）出向东，路北依次为忠诚祠、东岳庙，庙东即龙井，其对面为演武厅。

僧幢古碣：在彼岸寺内。即俗称“龙塔古篆”，今仍存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潏水渔灯：诗曰：“月弦夜色暗，霜降潏水收。长年治生计，群然理渔舟。鸣榔惊水底，篝灯耀船头。星桥跨云际，火树明中流。红影碧渊湛，清光镜波浮。以兹足赏玩，绝胜眠黄蚰。”此诗写螺湾河

类文明发展史的颂歌。

2018年6月16日下午三点，八马茶业二楼满庭芳（辽河路与崂山路交叉口东南角），办渡老师和漯河读者分享她的考古故事、创作故事和读书故事，欢迎参加。



报名二维码



的夜景。大沙河水产丰富，沿岸居民以渔为生。每到夜晚，河面上渔灯闪烁，渔夫撒网收鱼隐约可见。游客们乐此不疲，忘却睡意，沉浸在观鱼灯赏夜景的流连之中。

螺湾贾棹：诗曰：“沙河东流碧，螺湾汇双河。舟行此焉薄，估客南来多。江淮百货萃，此处星辰罗。地卑物产少，耕稼惟禾黍。木棉茧如雪，收入云间梭。巨商割民脂，民赖苏沉痾。通兴岁时积，吾其奈民何。”大沙河像一条玉带从伏牛山蜿蜒东来，穿过广袤的豫中平原，在螺湾与澧河相汇。一个“碧”字写出了大沙河的形与神，展示了水乡商镇的壮丽景观。河面上停泊的商船，河岸上南来的匆匆贾客，荟萃集散着江淮百货，一派商贾云集，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。

池荷映日：在县城东南方向鄧子国古城一带，即今邓襄寨，与“莲浦熏风”可能为一处景观，标题不同而已。

潭水流鹅：由东南方向飞来螺湾河洄濯横波处。

二、“八景新题”的出现

清顺治十年（1659年）知县荆其悛修《郾城县志》，卷九《吟咏志》同样收录“潏阳八景”，仅改“潏水鱼灯”为“潏江鱼灯”。同时，谢横另撰“八景新题”，并在其中说：“邑有八景，原夫好事者收境内山川，点缀佳丽耳。然其间铸意写景，每多附会，而一二真迹反置晦匿不几，令韵事名郁都终古呼。荆父母有慨于此，令横改订之，不辭固陋，僭抑八題，与旧刻亦不甚殊，但取其可人图画堪游赏者，非为仅存故事已也。聊附俚言以记其实。”大意是说，原来的“潏阳八景”有写意附会之概，真正的景观没能记载下来，按照知县荆其悛的意见，又拟定了一个新的“八景”。为以示区别，名为“八景新题”，即龙塔古篆、潏水风帆、崇岗饮社、老桧烟笼、周坡晓市、邓湖莲歌、裴城烟雨和召陵雪霁。这是郾城历史典籍中的第二个“八景”版本。谢横，字公翼，自谓洹油人，《重修龙堂堤碑记》有“谢氏是季则世居邓襄寨”的记载。谢氏为耕读之家，横之父谢颜教，中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庚子科举人，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丙辰科进士，官及刑部主事。横之叔谢思教，中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乙酉科举人。横少入学，聪慧勤奋，为庠学之佼佼者，中清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辛卯科举人，郾城之景文多由其撰写。参与修撰明崇祯本、清顺治本两部郾城县志。“八景新题”诗均为七言绝句，多有题下说明，以“潏水风帆”诗最具艺术成就。

“八景新题”的具体方位取原志书所记：

龙塔古篆：在彼岸寺，相传为蔡中郎书或云是赵子昂。残缺不可辨矣。

潏水风帆：诗曰：“城头烟色映春山，城底清流复几湾。何处客舟楼外过，东风吹送一帆闲。”笔者认为，此诗颇具唐大诗人王维的风格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城帆相映，山水宜人，写出了一幅清新浑厚的风景画。此后，文人雅士被该诗所感染，沉醉于“潏水风帆”的意境之中，不时有以此为题的续写诗文，赋咏这一著名景观。

崇岗饮社：岗有高宗庙，碑云商高宗捕蝗处，士人至今祀之。

老桧烟笼：在洹油，三人合抱，非唐宋以来不能。老杆扶疏，烟云横结，相传



有神守之。

周坡晓市：县南商寨前有坡市，天气晴朗，村树与云气相合若城市出现，雉楼楼阁分明可指，亘二十里，状如都会。

邓湖莲歌：湖水周数里，夏月莲花最盛，中有高台建佛寺于上。云是邓侯游玩之地。

裴城烟雨：裴度阻兵处。召陵雪霁：齐桓公服楚处。

三、两个八景版本的共存

清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知县赵作霖修《郾城县志》，卷十单列《吟咏志》。其诗词称“因游览而志胜，名公巨笔逸客骚情发为咏歌”，表示对两个八景版本的赞赏态度。所以，在收入明崇祯本“潏阳八景”的同时，也收入清顺治本“八景新题”。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知县傅豫修《郾城县志》，卷之九《艺文下》收入了“潏阳八景”的八首诗，但只属作者王季立名，并未标明“潏阳八景”称谓。此本未收谢横“八景新题”内容，而收入了他人相同内容的咏景之作。如杨吉履的《龙塔》、《老桧》、《裴城》、《召陵雪霁》、《邓湖莲歌》、《周坡》、《潏水》、《崇岗》等诗，金赢的《龙塔》诗，王郎的《裴城》诗，张大发《龙塔篆》、《潏水》、《崇岗》、《周坡》、《邓湖》、《裴城》等诗。为何特意剔除谢横“八景新题”不收？如若此修志者不同意谢横“八景新题”内容为当地著名景观，为何又收同样内容的其他诗篇呢？此疑案有待进一步研究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周世巨修《郾城县志》，收录“谢公翼八景新题有序”，又收明崇祯本《潏阳八景》并冠王季立名，呈现了在地方历史典籍中两个“八景”版本共存的局面。

综上所述，“郾城八景”在历代志书中并无此名，均是以“潏阳八景”或“八景新题”冠名的。但“潏阳”即是“郾城”，俗称“郾城八景”亦无可。郾城八景”共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王季立的“潏阳八景”，另一个是谢横的“八景新题”。而所谓的“老八景”、“新八景”、“大八景”、“小八景”、“实八景”、“虚八景”之传闻，均无历史典籍之根据。如用“八景”打造当今之景区，还是属历史原貌之名为最宜，以免产生混乱与歧义。

在自然界中，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，就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与完美统一。风景自然很隽秀，若只有山与水对视，风与林摇曳，没有房舍，没有渔舟，没有人的参与，景区就会呆板、窒息和沉闷。只有加入人的活动，优美的自然景观才会更加生动、靓丽，更具韵味和雅致。沙澧景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就，一个既有优美自然风光，又有厚重文化历史韵味，充满现代生发之机的常态化游览区已经呈现在全市人民面前。但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说，沙澧风景区范围包括螺湾贾棹、潏江渔灯、潏水风帆、潭水流鹅等历史名景及极具文化内涵的“潏亭”、“五老台”等古建筑，这些内容有的已为吸收借鉴，得以重新展现，有的还未能发掘展示出来，有待弥补。让我们认知美、热爱美、呵护美、参与美、建设美、享受美，把一个环境优美、风光优雅、特色鲜明、文化深厚，充满生发之机的现代景区建设得更加美好，用如此多娇的沙澧风光点缀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的城市更加赏心悦目、生态宜居。

（注：文中“彳隐”字为生僻字，故暂以“潏”字代替。）

■读书漫谈

读书就是修行

■涂 寒

《瞑庵杂识》有一则笔记说：年羹尧小的时候，父亲年遐龄带其到山寺。道士抚摸着年羹尧说：“奇贵，可惜后福不好。”遐龄惊异，忙问有术数可解否？道士曰：“术数管什么用！跟我学习三年，改变本性，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。”爱子心切，遐龄把道士请到了家里调教年羹尧。第一年，“但闻楼上步履声，踊跃声，挪移桌凳声，指挥进退声，若演阵者”。第二年，“则闻书声琅琅，至夜不息”。第三年，“则相对瞑坐”。三年期限还差半年时，遐龄的妻子生了重病，捶床哭泣想要见儿子。遐龄被迫破了道士之约去叫儿子。道士功败垂成，气得怒目说：“败矣！学备而养未至，他日必以气愤命。”

要改变一个人，使从动到静、宁静致远，读书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年羹尧从第一年的“步履踊跃”到第二年半的“相对瞑坐”，未尝不是对读书的消化和融解，进入了化动为静的境界。故明朝学者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说：“天下之事，利害常相伴。有全利而无小害者，惟书。”

《格言联璧》开篇第一句话也讲：“古今来许多世家，无非积德；天地间第一人品，还是读书。”读书这么好，为什么书读得好的人那么少？第一，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因为，芸芸众生有多少人生下来像王阳明那样，年少时就想做一个“圣人”？第二，知道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后，读哪些书。“单日读经，双日读史”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，大得让人无从下手。第三，即使读到了好书，修行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！年羹尧读了二年半，差半年就功亏一篑，最后因恃有功、逞威作福被雍正拿捕赐死了。为什么？“今人皆知利其剑，而弗知砺其身。夫学，身之砺砥也！”读书就是修行，修行不到，“妖性”难除！

“小来报恩国，不是爱封侯。”科举取士是隋唐之后的事。在之前的一千多年，人们读书为了什么？修身！故《大学》中讲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才有了“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”的顺序！

年羹尧之败，不是本领不够大，而是功成，身败！无论是谁，都要以修身为本。所以，述而不作的孔夫子之所以成为万世师表，不是因为孔子自身取得了多大的功劳，而是为后世的读书人提出了要求、指明了道路、建立了标准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吾一日三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。

夜深人静时，当我们品谈这些话时，才知道是多么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！遗憾的是，小时候并没有通读过《论语》，无论是教科书或是老师也没有让读过，仅仅是学过有限的课文。即使找到一本《论语》，也是囫圇吞枣，难以有所领悟。

知识的本质是运用。有一个书生过水沟，踉跄半天后见一老翁，问：“老丈，怎么过去？”“跳过去！”老翁说。书生眼一闭，双脚蹦了起来。“噔”一下掉进水沟里。老翁生气地说，你单腿跳会掉进去吗？“单腿为跃？”书生振振有词。“唉！书呆子，活该你掉进去！”老翁哭笑不得。

说实在的，“书呆子”这个

词恐怕是自从有了书就有了。为什么？总有一些人读过几本“圣贤书”后咬文嚼字地道德说教。岂不知天下的书分三类——一是知识类，二是伦理类，三是娱乐类。所谓的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什么事都探底追源地想知道个为什么。否则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整天“子乎者也”地谈论道德仁义，不是迂腐是什么呢？

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希腊学者已经开始探究式的读书。亚里士多德在《论天》中说：“我们在南北方向上旅行，所见的星图会有所改变。这不但说明地球是圆形的，而且说明它是个不大的球体。”然而，我们上中学时，学《论语》中的《两小儿辩日》，学生问老师，是早上升大如盘的朝阳离我们近，还是中午热如探汤的太阳离我们近？老师来一句“我去一趟厕所……”支吾过去了，因为他真不知道椭圆的视差原理。原本落后的欧洲为什么最先掀起工业革命？那是刨根问底出来的科学技术呀！

读书就像喝水，不渴是喝不多的，要想如饥似渴的读书，你心里得装那么多问题。比如裤子是那个朝代发明的？清军十七万人为什么能打垮明军七十万部队？光速是用什么方法测出来的？南朝的沈攸之说：“早知穷达有命，恨不十年读书。”因为没有互联网，读累死他也不知这些知识。现在，你借助“百度”与“搜狗”，十年后保证一百个沈攸之加起来也比不过你。

问题是，明白自己想要知道些什么！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！”陆游老先生给儿子这句诗时，不仅没有想到其会成为流传百世，更没有想到的是很多人道理懂了仍不按常理出牌。故二百年后的王阳明大张旗鼓地提出来“知行合一”。其实，历史上有很多读书人，学问一流，人品下流。原因很多，归纳起来就是“三观不正”。为什么有些读书人的“三观”不正呢？这个问题说起来太复杂了！所以才有道士抚摸着年羹尧的那翻感慨：“术数管什么用！跟我学习三年，改变本性，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。”

读书能改变人，早在三国时代就得到了印证。吕蒙拜将之时，鲁肃很看不起他。孙权劝其读书，吕蒙说军务繁忙，孙权命令其读书。后来，鲁肃再见到吕蒙时就成就了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”的佳话。一千多年后的年羹尧可能也是军务繁忙，雍正又没有逼他读书，才落得个可悲的下场。清代张维屏说：“读书何所求，将欲通事理。”读书是修德律己的有效手段、方法和途径，使人明理明德、明荣知耻。读书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修炼道德、陶冶情操的过程。所以古人说：“质胜则文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

人到了一定年纪才深切领悟到圣人什么是圣人，他们的话就是后人的生活准则。比如“修身言尽是积德，妻子间亦可修身”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不迁怒，不贰过”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。

学习分四种——读书，读人，读事，读己。人、事、反省是机缘巧合，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且每一个人只能活一个时代。在这个社会横切面里，一个时代的精英有限，一个人能接触到的精英更有限。唯有读书，是和不同时代的精英面对面的交流。

■诗风词韵

村口

■陈猛猛

回村的那条路，被岁月的风霜侵蚀得坑坑洼洼
村中多少的离去与归来
在此上演
寂寞许久的村子在心中呼唤
来吧，离村的游子
乡路悠长
挂念也常常在心底流淌

大奶奶拄着拐杖
颤颤巍巍地来到村口
她伸出左手，放风筝般
把夕阳紧攥住
渴盼的双眸沿着路的方向延伸
凝视很久很久
像极了旧宅院屋檐下的老燕子
啾啾 啾啾 啾啾
外出的燕儿快些回巢

■家有儿女